

山川典第六十八卷

華山部藝文一

請雨華山賦

漢劉向

崆嶺巍晴嶺山清忽幽昧往曲勃林岑茱萸離安連迎嶬通谷曼服槐登草均阿阪殷紛聲沸路
遼遠調修率曜寒服嶼冥冥蘭蔓散峽晴嶺休休濛濛路黍稷雲嶠忽傳天下爲深壑旅請今深渥
水谷密請宜令所出百鎗鎗清池涌泉淡州鳴鳶翔嚙嚙殊召診賞懸若神悲哀但往不可語人鹿
膺膺麕休他他野牛勝握觸熊蒸蒸律怒佛特林旅象犀庸遊山陵天陰且雨員日聆棠柘梓桐樛
梢母猴猿木戲手相持睭陽逡婪若風時憚鴛飄陽鸞孔翠文章明曠豎苑食游山旁悵蠟狐貉臨
水凝渾兮不觸果必方荃格可爲悵陵鯉難神龜春夏出游冬自根聖人親之誠虞哉號拖何不可
勝亦路臨何爲華山

此賦文理難解疑多闕訛
姑照原本存之以俟別考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嶽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

狀

樊毅

光和二年冬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狀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
垢敝魯不修太室春秋示譏臣以神靈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陽令先謙以漸繕治成
就之後仍雨甘雪濺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卽日以詔書齋祀雪未消釋時日清和神親民喜誠聖朝
勞神日昃廣被四表覆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書言縣
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常充肥用穀藁三十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
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復華下十
里以內民租田口業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降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
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修西嶽廟記

闕名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
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典燔柴燎烟致

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
禋祥荒淫臊穢薦災必降秦違其典璧遺鄩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
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埽頑凶更率舊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醇佑萬國以康光
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冑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
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賊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
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壞世室不修春
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謙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禋秀役不
干時而功已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
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答風雨應起澱澗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
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鴻勛垂曜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
判清濁始分陽凝爲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
刊祀典徧於羣神因瀆祭地獄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

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
神奉祠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答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父室宇刊銘記
誦克配梁甫

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

闕名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
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
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一巡
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
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
諸侯者以時祀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
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二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寢
用丘墟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

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記時事文字靡滅莫能存識者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寧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玉位應古制修廢起頓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約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其辭曰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於剛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贊禮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俟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遏壤凶札摯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衛顗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泰山石立中宗繼統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修則居其中若廣袤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親五嶽而告至覲方后而考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

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奉其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界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禮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壘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閼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興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御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輯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亭廟壇場之位荒而復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後旅祀祈請既有常處

雖雨露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刻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禮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西嶽華山亭碑

前人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記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卽事有漸散齊華亭齋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逢斯瘴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聞曠素於是與令巴郡胸臆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掃廓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啟寤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巖巖西嶽五鎮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惟嶽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績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層寮有聲神樂其靜翛翛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嘉精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

古今圖書集成
帝祉延於後生爲龍爲光顯入王庭爲公爲侯福祿來成刻石記號永享利貞

華嶽銘序

晉傅元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以廣厚爲基而嶽體焉若夫太嶽之爲鎮也五嶽列位而在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綱緼故雲行與雨施興雷風以動物是以古先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虞書則西巡狩至于西嶽而親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太華山讚

郭璞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西嶽太華山碑銘

唐元宗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然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

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歷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卽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觀羣后爰自夏氏迄於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施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祚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大業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睥睨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啟椒醕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元感召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覬朕學藝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不永患在蒼生之不治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美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學仙之殿妄思輕舉者哉於戲惟嶽配天尙弼予志予欲布大政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惟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於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二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

拂石牀電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廻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
予言可復也銘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齒莖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
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生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仙開海絕瀛州天
遙元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赤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
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上西嶽書

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
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嗟義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名
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爲祥
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
之心不能已已社稷陵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
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妄據欲仗劍竭節未

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
賽德之時終陳鑿鼓若三閭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靖卽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亦未晚
也惟神裁之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太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
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者
內兵橫起右輔騷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爲局鐫抗表奉迎吳廻大睽公卽馳單騎詣
行在所肉袒跣雪泣上言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異省
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華富關右不遠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出負君之恥可
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讜論確然
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將去羣心洶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
啟聖不能釋明主之疑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旣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言不可復

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隴是邦因駐清蹕上復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內難既夷外兵以
息皇嗣之不正者濱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定之君臣以
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
之佑順之封非神莫尸璽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邇耳目奇功繚網具美授簡執筆
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
之力降神生賢之運僊峯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既述故不復云頌曰惟華之始因山
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紀歲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近藩
諸侯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轡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
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社既啟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
乃刻貞珉永證惇史

修華嶽廟碑

李商隱

夫華嶽者在西之宗鎮正基周秦之墟仰瞻星井之曜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而養物其狀也則削

成萬仞秀出雲漢芝草植於其庭醴泉流於其下連帶岡阜跨抱原野咎谿所潤則土爲神區膏雨
所降則澤沾萬里斯乃風雲之所官府物類之所歸藏盡精靈之至極窮山嶽之壯麗是以神明居
其宅遊仙萃其宇往世以來莫不崇之故配天之美載在虞書宗秩之禮列於祭典大唐應期承天
受命紹重基於萬世闡皇風於五葉敬神炳靈祈之以信而神降之福衆祥並應致治太平災害不
作自非誠之所感孰能臻此開成元年九月戊戌遣元舅侍中宰相征東大將軍遼西王遼西常英
冠軍將軍禮曹尙書河內公河內荀尙立節將軍安定侯直勤侯尼須薦以三特建立廟廟造作碑
闕庶使明神永安其居夫有一善之行尙稱之於時立一惠於物猶詠之於世況至公配之於兩儀
仁澤濟之於生民稽之於義容可已乎遂命史臣爲之頌曰奕奕西嶽實曰華山基洞水府峻極於
天跨原抱阜包谷懷川幽壑澄潤虛岫揚煙峭嶠空籠茂林重竄吐納風雲殖生萬類體靜兼仁惠
有攸利神明是居遊仙是庇巖以崇宗谷以虛受則天之高擬地之厚澤潤無窮體實長久功配兩
儀德均徽猷朝咨上宰建茲靈宇正以準繩參以規矩材用不愆顯章有厚庶幾神居永靈其所

仙掌銘

獨孤及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洩爲百川凝爲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巨靈肩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折山脊爲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屬于元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詭譎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爲學者拘其一域則惑千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繞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騭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爲瓶爲缶爲鉤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鉤棘也巨靈之居也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工啟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於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消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揮太極蹴踏顯氣立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捩長河如措杯挈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奇可不爲大哀乎我靈掌纖指如畫隱憐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以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茲

唐興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崦嵫勒之罽嶧嶧山銘燕然舊典也元聖舊跡豈帝者
巡省代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琢玉爲志其詞曰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
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啟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剖竹騁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
拆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
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靈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如其蹤屹彼靈掌懸諸巍嶠介二大
都亭亭高聳霞赭烟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于上古以闢羣動下視衆山蜉蝣蟻蠓彼
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太華山僊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
石出而東流既越龍門遂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
力擘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
也予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天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

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神之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焉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尙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微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嶮岨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予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常以是惑子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